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屬

公府舍人

府參軍

從事中郎

諸府附

魏志曰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鄜西山下晝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從事中郎

吳志曰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避亂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一

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有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導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騎都尉從事中郎晉書曰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將毋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殺皮耶

又曰稽紹字延祖方直儒雅為衛軍從事中郎

虞預晉書曰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學涉有具為秘書郎避

亂南渡遂為中宗從事中郎其見器遇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萬少而才器俊秀太宗聞其名取

為鎮軍從事中郎



記室參軍

抱朴子曰友人稽君道爲廣州刺史其弟應靜爲太傅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靜不泣抱矢出延射者

子路使山延射

魏畧曰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上欲速進軍司馬王儀諫

曰吳賊必有伏宐時重不進上不聽果爲吳人所覆儀曰

今日之敗誰當其咎上曰司馬欲委罪孤遂耶法儀

晉書曰石苞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

讓帝帝荅曰苟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廉貞之士

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九合

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

可以止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止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晉陽秋曰晉陵人韋曼桓修舍於坐相劉公仕官當至州

不雙云劉纘是有相人當不失邊州刺史既出私於裕曰

卿大有貴相向不敢極言耳裕惡其言大畧荅曰卿狂言

驗當相司馬義旗後數年曼兒裕訴曰周成不負桐葉之

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不希鎮軍府聞護軍司馬缺願

賜卒恩裕美而用之

晉中興書曰中宗爲安東將軍鎮下邳請士導爲司馬軍

國之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鎮建康爲司馬委以政事于時

朝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敵

寄寓江左爲治之本務在清靜

沈約宋書曰羊徽被遇於高祖謂諮議叅軍鄭鮮之曰羊

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拔補右將軍劉蕃司馬

後魏書曰羊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有曰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據咸以為然祥曰道顯而有悲色朴子以為宜然

府掾 諸府附

史記曰倪寬為廷尉史為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而寬為掾

漢書曰陳遵為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東觀漢記曰吳良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倉辟為西曹掾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數諫王倉多善策蒼上表薦良

續漢書曰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漢舊注曰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古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為百石云

魏志曰董尋字文輿為人忠直為軍謀掾青龍天中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其死何損且比木不生矣

是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魏志曰合孤劭字孔叔在安邑毛城中會太祖攻破鄴遂圍毛城破劭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

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

蜀志云馬良字季常爲左將軍掾後使吳良謂亮曰今荆國命協穆三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草曰寡君遣掾爲良通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荆楚之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吳志曰張溫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晉中興書荀閻字道明有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荀曰道明大司馬齊王辟以爲掾

又曰王珣弱冠而陳羣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典畧曰趙戢除萬年令遂遭三輔亂客荊州劉表以爲賓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四

是時白衣平原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訛朝士及客南見戢歎之曰所謂鐵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殷氏家傳曰殷秦字子平爲大皇帝車騎掾委以書記上嘆曰非唯秋兔之毫乃是鷹鷂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謝仁祖同爲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王命爲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顧謂諸

賓曰使人思安豐

安豐王天封也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廢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旣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王云王掾

不廢何以云痴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爲長安吏後博學經書有茂才除補御史大夫屬

華嶠後漢書曰陳寵以時俗三府掾屬不肯親事但出入養虛故寵獨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不長吏得生姻緣以致輕重及制撰科牒詞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又曰胡質字文德少與蔣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間任州郡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寧有孫子不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五

齊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爲丞相屬

臧榮緒晉書云劉沈字道真世爲北州名族博學好古辟衛瓘屬

范亨燕書曰鮮于休有才器伎幹辟爲左光祿大夫曹屬

重 認議參軍

齊書曰張岱歷爲三府認議典籤主率其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以報事多門面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正端平事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面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南史曰柳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

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耶遂自殺

公府舍人

諸府附

史記曰李斯上蔡人也爲丞相呂不韋舍人

漢書曰爰益字絳楚人也爲將軍呂祿舍人

又曰田叔字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後使次三河奏

事稱意爲京輔都尉

于寶晉紀云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強禦初仕爲太傅楊峻

舍人

記室參軍

諸府附

魏志曰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參軍國書檄琳多所作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六

鍾會以中郎在大將軍管記室事爲心腹之任時人謂之

子房

吳志曰孫惠以書干東海王越詭具姓名自稱南岳逸民

秦秘之以勤王匡世之畧辭義甚美越看書榜頭道衢招

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叅謀議

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何官法盛

晉中興書曰王丞少而冲談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之

以南陽樂廣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

敕子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益者深聞習禮度

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

表汝其師之

又曰殷浩字淵源弱冠與京兆壯義並有美譽善言立理
論難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
參軍

又曰孔寅字舒元中宗命爲安東參軍專管記室時書命
殷積寅每稱職

沈約宋書曰孔顓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因辭曰記室
之局實爲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顓學不綜實性
又疎惰何可以屬知秘記乘筆文闌假吹之由方斯非濫
三國典畧曰顏晃字克明琅琊臨沂人也少孤貧有詞彩
解褐梁邵陵王綸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常使于
府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七

少於宮中學士

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梁元患之及使晃管其書翰
仍謂龕曰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毘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後周書曰郁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
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建於江右彌復
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
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
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

隋書曰魏澹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東瞻逸齊博
陸王齊聞其名引爲記室

唐書曰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道立之後故

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殲冠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捷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畧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_{以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使報荅書記瑀不肯榜笞瑀七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人呼瑀七終皇怖請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爲洪且爲我作之瑀曰諾遂爲記室}

世說曰太原孫楚字子荆爲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八

又曰郗超王珣並以雋才爲桓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桓時爲荊州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于時西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喜能令公怒

府參軍 諸府附

魏志曰張范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請文帝曰舉動必諮此人世子執子孫禮

又曰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備九錫以彰殊勲密以咨荀彧彧爲以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若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以譙國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叅丞相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

又曰曹休字文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休征之以休參軍洪事太祖謂休曰洪汝雖參軍其實師也洪聞此令桓委事於休

又曰于禁屯穎陰樂屯陽擢張遼屯張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趙儼并叅三軍每事誨輸遂相親睦

又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使使程昱叅軍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如舊法昱曰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趨入特引見昱昱曰凡專命者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買信之手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九

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文帝答達曰君慮之善卽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問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也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晉書曰魏書字暘元爲相國叅時朝碎事未嘗少見是非至齊興大事衆人旣下意然後徐爲之後出衆議莫不敬從晉王曰魏書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孫楚字子荆爲佐著作郎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旣負其才器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叅卿事初叅軍不敬府主楚旣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涌字宣伯容貌簡素頽然若不定者而智度沉遂言必有中高祖爲大將軍涌再叅軍上信重之

臧榮緒晉書曰庾敳字子嵩參太傅軍事從子亮少時見
鼓在太傅府多名士皆一世秀異鼓處其中常自神王
晉中興書曰郗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俶
儻高雋寵蓋當時時人爲之語曰揚州獨步王文度盛德
絕倫郗景興文遊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義理大司馬桓
溫取爲參軍英氣蓋世罕有所推與超相見常謂不能測
也

又曰薛兼爲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闔才幹堪任
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侍中郎超張闔爲安東參
軍

又曰中宗之爲安東取周訪爲叅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十

府進鎮東訪隨例爲叅將時府叅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
誤收訪七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仗奮擊
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府聞中宗大驚怒
不問格鬪之罪

又曰蘇峻友范汪逃遁西歸時庾亮溫嶠治兵潯陽咸以
衆少賊強未敢卽略且信使阻絕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
等訪馬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
朝廷倒懸宜時進討嶠等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交命
始解褐叅議軍事

又曰阮孚字遙集咸子也避亂渡江中宗以爲安東叅軍
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又曰鎮府將軍劉弘以陶侃爲長史謂侃曰我昔爲美、太
傳參軍羊公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我今相察亦復然也
沈約宋書曰宗越同柳元景北伐代馬幢主隸柳元恪有
戰功在景後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
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征伐未死不憂不得語議參軍誕
大笑

宋書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
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
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梁史曰沈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累千
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士

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沈參軍鄉有獨
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志
既無用估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墳素自娛
後秦記云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
此曰孤居南格何所問也

後周書曰梁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
賜異之郎授右府長流參軍

文章志云顧凱之字長康博學有文章性遲鈍爲桓溫參
軍甚被親昵溫嘗語人云凱之體中有癡點各半合而論
之只平平耳

千貨司徒儀曰行參軍之職事反使命及督察復行之事

彈劾違憲納聞見以達視聽

世語曰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此當相斷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拔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又曰赫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

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覽筆便作其一句子猷反子猷隔

躍清池桓問子猷何語答云蠻名魚為子猷隔桓公曰作詩

何以為蠻語隆荅曰千里投君始得為府參軍那得不作

蠻語子猷魏武選令曰今詔書省隸官鍾校尉司材智決洞通敏先

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闡政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俗說曰陶夔為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

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

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

曰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

後知非陶濫遂彈去寫詩者

諸葛亮與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

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

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未有忠於國如亮可以少其過

也

孫綽為功曹參軍駁事牋曰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綽司外

內駿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舉一直繩違

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四十九

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十九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

職官部四十八

又曰司隸校尉

無復司隸校尉

通典曰司隸周宥也掌五隸之法辯其物而掌其政令在

謂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漢書曰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濶

逢諸葛言問者何久濶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

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許章相連豐欲奏劾適逢章出

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不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

入殿得免曰此成帝遂收豐節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一

又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

馳道中宣使鈎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

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宣坐閉拒使者大不

敬下獄博士弟子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

下諸生會者千人有餘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

得行宜罪減死一等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校尉子常步行好直言犯上

無所迴避

又曰王駿為司隸校尉時趙王良從上送中郎將來欲喪

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侯岑遵

叩道馬前承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

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曳手良從後到與右中良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北邯旋車又召門侯岑遵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遵帝城門使侯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走馬頭前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後漢書曰鮑昱爲司隸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又曰鮑永爲司隸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強禁詔策曰貴戚且當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子昱復爲司隸初拜使封降檄世祖遺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二

姓也上曰吾故欲天下故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又曰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第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而還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之讓訴冤於帝帝詔詰膺膺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淹留爲誓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白是近臣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也

又曰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卹優也

每入官輒

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材器稱孫安代魯相三葉皆

爲司隸時稱其盛

又曰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宜使有司督察公輔乃止

續漢書曰陽球字方正漁陽人也少有勇氣尙書合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秉權勢球嘗唾手附髀曰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爾耶尋爲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舍恩表甫畢收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見收

又曰牟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

又曰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比千石孝武持節常察舉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都犯法者後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三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爲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松下車閉閣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慝犯者輒死奏馬氏三侯郡豪斂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陞坐見諸卿皆獨席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廻到宣船在後凌波而前羣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鍾會爲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

晉書曰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于端明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內制按本品

秩在諸卿下次以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
立位在卿下元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妄稱尙書所處言
對曰僚而罵尙書已下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元又自
表得以實坐免官然元天性峻急不能所有容每有奏劾
或直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
懾伏臺閣生風

臧榮緒晉書曰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
辭旨懇切上不聽敕使者逼就拜授之咸悲鰓傷咽以身
無兄弟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
於官舍設靈坐朔望秦祭咸臥病治職時朝廷寬弛豪右
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克仇攻篡囚徒掠奪市道交私情托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四

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府尹京都肅然貴戚憚之數
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按譽諤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
肅然

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
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晉諸公贊曰劉毅字仲雍爲司隸奏太尉何曾尙書劉實
父子及羊秀張他等所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觀風
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爲毅能繼諸葛豐蓋寬饒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
羗曰今日之事非將渾可以捷也敗成之機在斯一舉將
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

唐書官品志曰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以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宮人貪殘害政一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察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盜賊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英雄記曰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勳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忘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五

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餅卽賣一瓶以贖其餘銀及素書著履上呪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于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驄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槨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承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

傅咸集教曰司隸枝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
領而衆毛順

州牧

漢書曰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
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爲位高至九卿所惡立
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
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
古制奏可

續漢書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饑民民歌
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有皇甫兮復
安居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吳志曰呂範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
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也其居家服飾於時奢靡然
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又曰呂岱傳廖式作亂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
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晉書曰張茂爲涼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
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會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
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始臧合辛巖以會妖妄請殺之
茂曰吾信勞人會稱先君之令何爲妖乎太府主簿馬昉

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道業不宜勞役崇師臺榭北年
以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

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刑清國富羣寮勸進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人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

北史曰裴俠常與諸牧守俱謁周文文命俠別立調諸牧守曰裴侯清慎奉公爲天下之宜令衆中如有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懽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廣陽王嘉遷司州牧嘉表詣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好盜永止詔從之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

七

後漢書曰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直諸坐右又合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詠帳者不得居守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終 命止作役

職官部四十九

都督

都護

都督

晉書曰杜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南王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爲都督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飢百姓多飢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價糴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又曰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服呼爲羊公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自是河以南皆懷

歸附

又曰陳騶爲陶侃廣州刺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總以爲司馬國姓鎧者捍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除都督交州又曰張實都督涼州下令曰黍給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有荅以筐篚謗言于市者報以羊米

又曰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責卿公

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間而有成濟之

事
又曰劉亂代溫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亂
位任轉高於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
百萬初亂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亂非
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繩紀頓絕自
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國之南藩要害
之地而亂以侈汰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
曰間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
亂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唯資江
州運漕而亂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亂官書始下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二一
而爲郭默所害

又曰王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
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詳故桓冲王
易之而曩之後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授爲辭
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

北史曰賀蘭祥除都督荊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
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耶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
卽日降雨

唐書曰宋璟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
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
延燒之患民下感惠立碑以紀其政

又曰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總管

後周書曰長孫儉爲荊州總管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情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又曰赫連達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支吏然性質直遵守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繪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三

北史曰章孝寬爲延州總管兄曼至州與孝寬相見將別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曼曼以其華飾心不欲之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歸吾之操雖不逮前烈然捨舊策新然亦非吾志也乃乘舊馬以歸

隋書曰元褒爲涼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觀其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臣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

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可懸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率率愚臣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今爲物所擬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無所道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後將有所窮究然縲絏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嘆異之稱爲長者

又曰元景山爲豪州總管先是州民王廻洛張季直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軍遂捕之迴洛季直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跡稱爲大治

又曰韋世康嘗爲侍宴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截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若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四

楊益三州并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又曰韋藝遷營州總管容貌貌壞偉每夷狄叅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薛道衡聲稱籍甚一時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而檢校襄州總管道衡旣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然而哽咽高祖愀然改容曰爾光陰未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氓俗今爾

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賫物三百段九鑲金帶拜時服一
襲馬十匹慰勉遣之

又曰樊子蓋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
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

又曰令狐熙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
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疋發
傳送其家累改封康郡公熙至部大宏恩信其溪洞渠師
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
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
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
夷感敬稱爲大化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五

又曰李安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
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合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
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
破陳師高祖嘉之

唐書曰田畱安拜魏州總管劉闔之亂也來攻州城於時
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冤人咸懷異志凡諸守
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怨叛者畱安獨
無撫結所部示無疑阻凡有白事者無間踈遠皆至臥內
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必欲
棄同卽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
遞相誠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情

遂固州人苑竹林者劉闔之黨也初有異圖留安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關竹林感其意遂歸心焉卒收其力用

又曰劉世讓拜廣州總將之官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荅曰突厥比數南寇者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臣計者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貯金帛有來降者厚賜賞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至彼善爲經畧也讓于是以兵臨馬邑高滿政以其地來降突厥患之遣曹繁陔來詣中國言世讓一與可汗通謀將爲亂由是得罪籍沒其家及突厥來降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六

都督護

漢書曰宣帝時匈奴日逐王欲降漢使人與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曰邁三千小王將十三人隨吉至阿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將詣京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故號爲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封吉爲安遠侯漢之號令班於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也

又曰段會宗爲人好大節立功名爲西域都護與谷永相友善永憫其老復遠出與書戒之曰足下以柔遠之靈德

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願吾子因循舊貫無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又曰元帝時甘延壽爲西域都護陳湯爲副郵支單于數困辱漢使湯與延壽謀曰郵支所在絕遠無金城強弩之可以發也田吏士從烏孫直詣其城可以成功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陣法之名也卽日引軍分行斬郵支單于頭送京師延壽對茂成侯湯封關內侯功大賞少爲石顯匡衡所抑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七

應劭漢官儀曰西域護都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省都護令戊巳校尉領之

沈約宋書曰初漢宣帝置西域都護以加騎都尉若諫大夫護西域諸國光武建武初始有督軍諸使至獻帝建安中魏武相漢遣大將外出督十軍二十軍者始號都督曹立張楊之徒雖以三軍假節州郡然與都督之號也三國時亦有都護中都護左右都護將軍兼督護諸軍猶是舊制意也黃初三年上軍大將曹直始都督中外諸軍事總諸軍高貴卿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加

都督之號太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時有也吳朝鎮將總兵亦曰都督大軍出爲二部則曰左右都督分武昌爲兩部亦曰左右部大都督其總一者則曰大都督又繞帳羽林無難之屬隨事有督無常號也至諸葛恪以下輔政乃都督中外諸軍事蜀關羽在江陵亦督軍州至張飛姜維亦爲中外都督如吳魏也晉氏以來宰相任重者爲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如大都督之號凡諸都督事雖號有輕重無假節也

唐書曰馬總爲安南都護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助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二

職官部五十

尹 少尹

留守

尹

春秋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也

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

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

張晏曰地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

尹者正也

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守京兆廣漢為人強

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

太平御覽

卷第二百五十二

一

得事情

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

鈎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次

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

賤不失實矣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廉明威制豪

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至今歌之

又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逕

來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京兆雋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

之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

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是以不及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奸

詐本夏陽人姓成各方遂貌一似戾太子

又曰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嫵大也孟康曰嫵音翹北方人謂媚好爲翹音翹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然不得大位爲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之

又曰張敞冬爲尹一日捕諸偷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又曰王尊王章王駿竝爲京兆尹有各京師稱曰前有十趙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鞠人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二

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爲也聞之者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後漢書曰張酺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繫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

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徒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贓罪以辭景命酺卽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又曰楊彪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十餘萬華嬌書曰甫使門生彪發其姦

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慚心

又曰延篤字叔固及邊鳳皆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張趙卽趙廣漢及張敞也

又曰梁冀爲河南尹居職暴恣多非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恐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

安尉放家欲以滅口

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又曰王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謝承後漢書曰周暢字伯時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三

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爲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也漢始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號爲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息

又曰傅嘏字蘭石爲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宗畿兼百六

卿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大簡次尹劉靜綜其綱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聒立司馬之綱統裁劉氏之綱日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職情欲訟不任橫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使民久而後安之

又曰司馬芝字子華爲河南尹教羣下曰蓋君設教不能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一四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又曰劉馥字子靖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以書與子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當民之術日引月長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前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

又曰庾絕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清粹忠正才紹治化其以純爲河南尹

又曰劉隗補丹陽尹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晉書曰羊曼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曰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東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敦宐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倚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

晉中興書云晉大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宋書曰劉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之秀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粟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

唐書曰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

又曰鄭珣瑜出爲河南尹珣瑜旣入境官吏以逼降誕曰珣瑜到卽後於事乃送所獻馬賚印於路以例昔珣瑜曰木上官不可遠有進獻及旣上卽過時矣遂不獻

又曰郭英乂時嚴武卒元戴薦英乂之遂兼成都尹克劔南節度使英乂到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舊宮置道士觀內有立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有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及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

又曰英義爲成都尹頗盜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驪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百金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閒事人頗怨之

又曰許孟容爲京兆尹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遣之曰不及其當死自與無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竄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一

六

又曰劉栖楚爲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設鉤鉅故時人重之或稱其幾變往往有類於西漢趙廣漢者

又曰李傑爲河南尹傑旣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糧運不通傑奏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又曰柳仲郢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

又曰蘇震爲太常卿聖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遣其

心選勤舊勲賢爲之牧守遂以震爲河南尹兼御史中丞
仍充東都畿甸觀察使

英雄記曰董卓廢少帝白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京
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

李燮別傳曰燮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故作
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李邵別傳曰邵隲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
上及隲兄弟亦欲用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隲以旨遣
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邵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
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心可爲後法公舉司隸羊浸不舉
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能不舉我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一
七

故我不得尹耶

莊子曰孫叔敖能以爵祿爲己害故三爲令尹三去令尹
而色不變

吾林曰蘇峻新年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
唯孔君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敖然曰先帝
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璣臣耳何與
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
割截耶庾愧不能答

說苑曰楚合尹子文之族干法者廷理釋之子文責曰吾
豈爲私意耶何廷理之駁於法也不寘刑地吾將死廷理
懼遂刑其人國人聞之曰若合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乃相

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

通典曰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楊雄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至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梁邵陵王爲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茆尸居戒號已紊彛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銜談巷議尤見不勝

又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劔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縑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食

少尹

唐書曰李愷爲東京少尹時蕭 爲伊依倚權貴蒞事多不法愷以公正直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籛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愷必挫之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承勳累遷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 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而訊之曰臣我乎

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
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沒於燕中

畱守

東觀漢記曰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畱守北宮太
官朝夕送食

後漢書曰車駕征張涉畱伏湛居守時烝祭高廟

冬祭日
蒸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奉坐免

吳志曰孫權征新城使登居總知畱守事時年穀不豐頗
有賊盜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晉書曰張方劫惠帝幸長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
爲畱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二

九

又曰荀頽大駕行幸三州頽畱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
率禁兵收掩畢獲內外晏之馬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
之日卿若持疑不卽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
畿不擾宗廟社稷安者實卿之功也

隋書曰楊瓚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畱瓚居守帝謂之曰六
府事殷一以相付重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
親信如此

唐書曰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東都畱守時有道士
朱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橫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
曰道士所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
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洩

又曰武后垂拱中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雷守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又曰柳公綽爲北都留官之河東節度觀察使等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帥來市且曰朝貢所經過守匹每假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於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亦出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使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勞焉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關牙門令譯引謁晏以常禮及印焉歸竟不敢有所犯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二

十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三

職官部五十一

內史

郡丞

郡參軍

督郵

內史

郡丞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公孫弘為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漢書曰倪寬遷右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

六輔為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

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右內史以負租課

太平御覽

卷第二百五十三

一

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最上由此愈奇寬

晉書曰孔季恭為吳興內史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

祟君居郡事竟無害也

又曰王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營利少歷清官除吏部

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飢粟貴人多飢死蒼以

私米作餽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梁書曰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

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生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

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

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為禍皆開冢剖棺水

洗枯骨名爲除崇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願衡陽之化至矣

又曰傅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以來兵亂相接郡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思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人墮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爲真正所致

又曰傅昭爲安成內史郡多猛獸爲害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

又曰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爲臨川內史鈞體多疾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一一

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

又曰伏暉爲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勸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

隋書曰樊子蓋爲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唐書曰王及善邯鄲人也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潞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臥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拜爲內史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郡守有郡丞老病轉督郵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其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又曰黃霸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爲丞處職當於法令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東觀漢記曰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病卒時年七十餘

又曰趙典兄子溫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三

安能雌伏遂棄而去後官至三公

謝承後漢書曰劉平爲濟陽郡丞時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

漢名臣奏張禹奏曰案合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簿中三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緣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明

王隱晉書曰范曄字彥長南陽人僑居清河仕爲郡五官後爲河內郡丞時裴叔則爲河內郡知之爲裴所伏後爲侍御史

隋書曰張須陁爲齊郡丞屬歲飢穀米踴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

往來必淹歲月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
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
責也

又曰王文同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
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
木爲大概埋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概令其賠心於
木概上縛四支於小概以棒歐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
吏人相以視懾氣

唐書官品志曰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部丞並

石

汝南先賢傳曰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四

汝南召棧吏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請去
師事徐州刺史蓋孝廉拜郎中

陸機晉武曰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
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
舊比多厲郡守唯暢陵遲自首未齒而佐下藩遂蹈碎濁
於暢名實居之爲劇前人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以
近縣詔暢旣爲是人所稱便差代

郡叅軍

晉書曰阮子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
以正務繫心

七史曰盧文偉少孤有志頗涉經史年三十八始舉秀才

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叅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
溉田萬頃人賴其利

晉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尙無爲貴談莊老
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卽同舟而載安可
不人人致力耶

督郵

韋昭辯釋名曰釋云督郵主諸縣罰以貢督郵殷紉攝之
也

漢書曰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在平陽召故吏五六十
人延年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
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五

汾南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爲東部督郵
入見勅曰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
部拒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
杜穉秀寶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方橫道不宜復問狐羆
穉秀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後墻爲小戶不敢犯法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南陽棘人明達好學介然特立
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椽督郵太守桓虞下車葉合雍霸
及新野合皆不遵法乃復敕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

高談清論以激勵之霸卽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
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
鷹矣下讞卽中

又曰虞廷陳留人光武東廵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
在焉延爲都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拜可觀其
園陵樹藁皆語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赦延從
駕到魯還經封巨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
延因陛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
故貸御史罪

後漢書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
王公邑皆烈

禮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囚留牧畜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六

又曰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
撻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五十城獨繁陽有異攻
令逐之將致議于天下太守乃止

司馬彪續漢書曰鍾離意仕郡爲督郵縣亭長受民雞酒
府下記考之意封還記請閣白見以春秋責重先內後外
化政之本由近及遠宜先請府內直濶細微太守賢之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謝夷吾字堯卿爲西部督郵烏程長
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閣便大哭以三
百錢爲禮便歸倫問其故對曰三十三日中當死故不取

之至時果如其言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牛車鄉里號

曰輶車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倖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世

又曰聞人襲爲郡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虜反以自覆不受人食之費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侵掠

又曰高堂隆字叔平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太守薛悌命爲督郵軍與悌爭各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起止之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七

列異傳曰汝南北部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畧案行到懼武停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住宿去火誦詩書五經訖臥有頃轉東首以絮中結兩足以幘冠之拔劍解帶夜時有異物稍稍轉近忽來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帶繫魅呼火照之視得一老狸色赤無毛持火燒殺之明日發視樓屋閉得魅所殺人髮結數百枚於是亭遂清靜舊說狸髡千人得爲神也

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爲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饔餼穢汗微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斲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尙書以肅王道

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求蒼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不撓之節頗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徵爲中部督郵時唐帝恃立貴京師號曰唐獨語遣賓客至蒼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髡笞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獄主簿守閤曰此人無故賣買既侵百姓污辱婦女徐徵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荅之徵爲是迫不得已

會稽先賢傳曰茅開字季闔餘姚人爲督郵平決厭衆心嘗之部歷其家不入門當路向堂朝拜府君益善之

鍾離意別傳曰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此部督郵時郡中大疾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三

八

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其所隔戶四十餘人後曰府君出巡災青百姓攀車帝曰明府不法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馬融長笛賦序曰客旣博覽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爲督郵獨臥平陽鄔中有洛融舍逆旅吹笛融聞甚悲遂作長笛賦云爾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職官部五十二

刺史上

漢書曰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刺史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又曰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不奉詔書遵奉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浸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賢寵頑五條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剝民人

又曰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馭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供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宰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聊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浦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置刺史如

故奏可耶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年復置牧十八年
改爲刺史督二千石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車
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後漢書曰馬嚴上書云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興郡
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
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採求財賂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
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
簡天下賢儔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宏遷冀州刺史宏性刻不發私書不容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一
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壽爲旨州刺史發璽書于本縣傳

法駕駢駟

朱軒 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爲豫州刺史是時天
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
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膺揚有督察
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
行州知而不糾天子復何取正乎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
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
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又曰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

既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遷徐州加破虜將軍請琅琊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在賢

晉書曰向雄太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又曰劉卞東平須昌人也後爲岳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百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小之

又曰王機爲廣州刺史郭納握節而避機遂入城就納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

又曰石苞爲徐州刺史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三

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晉陽秋云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絹一疋爲道糧威跪拜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又曰晉武嘗問威曰卿清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陸機晉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凡刀爲州而見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濬果爲益州刺史

晉中興書曰荀羨字令則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

伯未有如羨少者

梁書曰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至許於其臺樹延僚屬以表損益之志

三國典畧曰梁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堦經雨頽毀每須修補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土堆之處植樹以代之旣修復之勞旋又得底蔭太祖後見之怪而問焉人以狀對太祖嘉之豈得一州獨耳當令下同之于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五樹焉

又曰梁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也初恪爲雍州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四

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蕞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納並有蓄積故樊鄧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正新車庾大宅梁武聞而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惡

後漢書曰高陽王雍爲湘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難令不從故曰是難

又曰高允爲懷州刺史允秋巡境問民疾苦至郡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乃望表文修葺之

又曰高祖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

安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下意取卞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理也

荀周書曰黎景熙字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以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張華列傳曰陳壽好學善著述論著作佐郎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作卽壞已書

文士傳曰東哲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

又曰張載作濛汜賦太僕傳立見賦嘆息稱善以車迎載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五

言談終日立深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爲著作佐郎

校書郎

六典曰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掌讐校典籍刊正文字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時待詔官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無所不究

又曰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莽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

問

又曰慕容三藏爲鄆州刺史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

詔頒郡國仍遣使入山所其日景雲浮于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

後周書曰蘇亮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

又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嘗因臘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又曰劉雄字子猛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游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何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六

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公名者也

又曰長孫儉爲荊州刺史時梁岳王陽蕭詵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于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三國典畧曰周陸逞字季明嘗爲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爲屬農要表請停之制曰逞雖未臨人已存優恤宥遂所請彰其雅操

又曰周帝制於玉壁勳州以孝寬爲刺史爲其立勳於此因以名之

又曰賀拔岳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鄰接寇賊欲求良牧以鎮之衆咸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太祖爲夏州刺史

陳書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七

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曰歐陽顧公有匡濟之才恐蕭廣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職官部五十三

刺史下

隋書曰楊尙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又曰高勳字敬德渤海蓆人拜廣州刺史吏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太平御覽 卷第二百五十五 一
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梁彥光字修芝安定人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爲戴帽餉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湘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湘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唐書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

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
平清信忠勤勞粹躬親自此每親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
之

又曰李擇言開元中爲漢襄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
歷皆以嚴幹聞其在漢州張嘉貞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
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捐坐談正理時人
榮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戎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
西北邊戎兵人赴難關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
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
石旣盡糧備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五

二

朝廷聞之贈工部尙書

又曰曹王臯上書言理道拜爲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
刺史楊炎作相復以臯爲衡州刺史初臯爲御史覆訊懼
貽太妃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不之知
也及爲潮州詭詞謂遷官至是復爲衡州方具以事白太
妃因泣下具言疾不敢有聞其沉密重慎如此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合鄭珣瑜爲饒州刺史昭應
縣合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合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
縣合韋貞伯爲舒州刺史盩厔合李曾爲郢州刺史錄善
政也各賜馬一匹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十月上欲以潮州刺史韓愈爲袁州刺

史愈潮州獻上表上對宰臣曰昨日韓愈表因思當時所論佛骨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是時上深欲擢用愈候宰臣啟之耳皇甫鎛表嫉愈乃曰終是狂疎且與移一郡故有是命又曰劉禹錫移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事老母心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修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建州刺史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又曰崔琪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琪奉對明辨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輿之後軍嶠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師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琪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琪言事神氣真爽此可以臨徐人卽以王茂先代琪鎮廣南授琪檢校工部尙書徐州刺史

又曰張賈出守衢州辭文宗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上不喜博遂目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上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耶自後刺史面辭者曰上必殷勤戒飾曰無嗜博無飲酒

又曰渾錢瑊之子開成初年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錢瑊

臣子弟豈可以委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幸臣曰鑑常歷名郡有政乃能從之

又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淮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兵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又曰李嵩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嵩往來徼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

又曰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五

四

欽罪犯請加鞠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飢有京畿觀察使儲麋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薄責

又曰趙昌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有餘趨拜輕捷占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令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

又曰咸通中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中一字而臣家諱音同雖文字有殊而聲韻難別請改授闕官者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宜依允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嗣肱克修之子也少有膽畧時朱溫

將賀德倫急攻薊縣朱溫率師五萬合勢榮於薊之西嗣
賊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賊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
朱溫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弓矢星發彪鬪馳突汴人不知
所爲營中大擾既瞑歛而退是夜朱溫燒營而遁解薊縣
之圍以功特授荊州刺史

又曰莊宗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圍裁接使儲德
源爲憲州刺史伶人剖符非制也上初平汴州陳俊德源
皆爲樂官周匝所薦上許之典郡郭崇韜以爲不可遂寢
伶官言之者衆上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陳俊一郡今
經年未行卿雖以正言匡諫我每慙見二人卿當屈意于
之故有斯命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五

五

又曰前洋州節度副使程又徽陳利見請於瀛莫兩州界
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又徽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五代史梁書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内刺史北來州
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
制宜塞異端並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議者曰唐朝

憲宗烏重裔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
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
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營而叛哉遂奏
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是後
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洲一道獨稟
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宜者

事矣

五代史曰晉少帝開運中沈斌爲祁州刺史契丹自恒州驅牛羊過城下斌乃出州兵擊之爲契丹精騎剗門邀擊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兵遂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斌登城呼而報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斌弓折箭盡寧歸家死耳不微公所爲也翌日城陷斌自殺

三輔決錄曰韋康代父爲涼州刺史出止傳舍康入官宇時人榮之

恒石秀別傳曰石秀爲境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五

六

治稱不煩在州郡戈鈞山澤縱心遊覽而已善馳射望之若畫

桓氏家傳曰範爲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于戀慕闕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黃恭父廣記曰秦兼天下改州牧爲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部元蕤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異苑曰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齊長尺斫被帶組甲靡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藪頗善占筮常云吾弟子當至刺史郎歷青廣二州

郭子曰王丞相治楊州廳舍案行而言我正爲次道理此

耳何次道少爲王公所知重故有此歎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五

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漢書曰黃霸爲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特高一尺別駕主簿緹綱屏於載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文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遣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童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念負諸童兒遂止于野亭須臾乃入

又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葫麻悉仲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漢書曰郭賀爲荊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禮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聽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又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外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

反垂帷裳以目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踈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而去

又曰王望爲青州刺史亦有威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革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由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久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殫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聞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太平御覽

卷一百五十六

一一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設凡之禮朝夕與叅

又曰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其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又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

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歷行郡邑
深幽之處莫不必到親錄囚徒多所明察吏人希見使者
人懷喜悅

又曰楊秉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齋錢百餘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謝夷吾爲荊州刺史弟五倫薦之曰爰牧荊州威行
郡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後尋功
簡能爲外之表聽聲察實爲召伯之冠也

續漢書曰种嵩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宜恩遠夷開曉殊
俗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自前刺史卒
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鑄黃金爲丈蛇以獻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三

梁冀馮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又曰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
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賢
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
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霑東海金耶祝其兩縣僻在山
間嵩傳駟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卜請嵩曲路到二縣入
界卽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
有餘積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傳墨用之夜與士對坐暗

中燃官燭

又曰弟五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直乃召羽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劾超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南懷緒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四

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疇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比有蓄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西城通流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之
又曰梁習字子虞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遷兖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准先王之風而整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怡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州人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魏畧云裴潛爲兖州時常作一胡牀及去畱以掛柱

吳志曰呂岱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之孫權聞之嘆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內困而

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五

常限

晉書曰杜元凱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唯泂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日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
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
變貪隱之先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
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王隱晉書曰華軼爲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士之士
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內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諸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瑯琊

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舊名尅俗畧無人士自濤居州搜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晉陽秋曰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屈同里舊恩屢登顯位弘爲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具器能推誠御下厲以公義每有發手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曹嘉之晉紀云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晉中興書曰褚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褒女卽獻后也徵拜侍中遷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尚書褒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澄政貞素每崇清約常使私僮樵採

又曰桓伊字叔夏譙國人湛隱有武幹又善音律爲中興第一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部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恤爲務乃十疏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宜併合小縣除諸郡通米州治宐還豫章詔荅移州潯陽其餘皆聽伊隨宐拯撫甚得南土清和

宋書曰陸微爲益州刺史恤隱有方威惠無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齊書曰臨川王映爲雍州刺史嘗置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迴復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耶乃復求利

又曰王崑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
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崑無所取納表
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
清問還資多少崑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

對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
刺中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裂爲白帽哀哭
送之

又曰夏侯竄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曰我之
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六

七

又曰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
禁止淫祠特青冀二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
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合毀徹風
俗遂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職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後魏書曰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二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己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知之乃以兒還泰詰于伯詐狀奉伯乃欵引先凶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一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是守要路皆以盜賊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輒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又曰韋崇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寮佐曰晉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况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

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又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畱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民各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陽王長壽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下霜人庶逃散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尙輒開倉救人飢弊况我皇家親近授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

又曰李平字曇定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一一

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臺使頗好手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

又曰韋或爲東豫州刺史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文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

又曰韋琛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驍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琛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緩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猶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憂而無所斬戮何以

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慎而去

又曰李崇沉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

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又曰陸侯長子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摘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寇盜徵爲散騎常侍人乞晉者千餘人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三

又曰崔林爲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標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林德政靈太后善之林在幽青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爲揚州刺史下車時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表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又曰阮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

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歛捐纔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
又曰魏蘭根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曰此縣分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克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田鼠爲災天牙不入岐土

又曰韓軌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廵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古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畱軌神武嘉歎乃畱焉

北史曰齊任城王諧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四
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又曰齊平覽遷懷州刺史鑿奏請於州西故車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時新築城根杖未集素乏水南門有大井隨汲卽竭鑿具衣冠俯井而視至且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

又曰齊彭城王攸爲滄州刺史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

之摧獲盜者

又曰竇熾爲原州刺史熾挫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

又曰申微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微性廉慎乃画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使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又曰赫連達爲雲州刺史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繪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人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五

三國典畧曰賀祥爲荊州刺史祥有惠政遠近欵附梁岳陽王咨欽其清素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付所司太祖聞之並以賜祥

後周書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又曰達奚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嶽而嶽朝在舊山下當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添寄重憂貴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當祀之所必須登峯

展誠須其靈輿嶽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准將數人攀籐援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雨卽於嶽上籍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且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浹高祖聞之璽書慰勞

又曰韋瑱字世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通西域番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番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又曰長孫儉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理獲實儉助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六
刺史致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

又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爲東雍州刺史性情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隋書曰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

教大洽稱爲良吏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近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烏麀嘉禾甘露降於庭

又曰令狐熙時上祠泰山還祠汴州惡具殷盛多有奸佞於是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舩客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遂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敕相州刺史豆盧通合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又曰楊達字士達爲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七

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鄜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奸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繼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醜醜奉獻賴物百段

又曰衛立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立旣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立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又曰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並賣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

先開倉賑後始聞奏王大善之

又曰辛彥之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又曰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用遠布政岐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譽聞于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人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塗陽人焦通姓酖酒事親禮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八

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于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寤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公孫景息遷茂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徹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又曰薛胃爲兗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逐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克渠

又曰梁毘出爲西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

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毘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毘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減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又曰趙張爲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張常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詐張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

又曰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九

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進獵政之暇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所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

又曰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闥視百姓產業有循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揚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

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十人多遷關內
唯伎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
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
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
月召集之親臨榮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並座廊下有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
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
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

又曰韋世康尉遲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
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皆蕊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七

十

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閣境清肅

又曰豆盧勣字定東昌黎人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
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
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
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于
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
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